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界鬼域記

第十回 設分會選婿訂規章 辦畢業上書求獎勵

卻說魚雁、鶯鸚四姊妹，同在東薈芳大吃花酒，相近散席，一片打架，鬧了起來。沉魚慌問道：「呀，何處喧嚷，好奇怪啊。」鶯鸚道：「莫非又是銅錢打滾了？」沉魚頓了一頓道：「花元公，我懂不得你的話咧。」鶯鸚笑而不答，雪雁道：「魚姊兒，等我去看他一看，便知端的呢。」沉魚點點頭，道了聲好，雪雁慌離坐席，出房門向對面瞧了一眼，只見個矮矮胖胖三十多歲的半醉黑男子，和一位美秀而文、金玉其外的少年，大家扭住胸窩，滾成一團，旁邊一個很標緻的粉頭喝勸不理，便把兩個人各給他一把耳根，揪得他們似臨殺的豬羅羅，連連叫喊。正在這個當兒，樓下龜子驀地裡大呼客到，霎時樓門口跑上來兩位官兒模樣，都是頭戴尖頂帽，鼻架金絲鏡，長長的一對老頭兒直闖入對面房裡，那矮胖子和美少年，好像鼠子見狸貓，嚇得慌慌張張，躲避不及，兩老兒大發雷霆，「畜生畜生」之聲罵不絕口。幸得知趣俏大姐走過來兩記背心拳，和兩老兒毛手毛腳，插了一會子的趣，才算扯開來。那憤潑醋的東西，自然乘隙脫逃，雙雙溜下扶梯去了。

雪雁瞧他們諸般丑狀，萬分好笑，然究不解彼等與兩老有那樣關係，因何一怕至此，及問了鶯鸚，方知兩尊糊塗老，一個是某局總辦童醉心，一個是某銀行經理錢必貴。那黑而胖的，乃錢必貴的姪少爺，美而秀的便是童醉心的三公子。今朝父子姪鑽在一隻褲腳管裡，莫怪醉心、必貴要板板面孔，正正名分，擺出些長輩勢來了。沉魚、鶯鸚聞知此話，都笑得肚腸也隱作酸痛。雪雁道：「總算他們尊卑長幼，還講一點規矩呢。」

說著外場忽捧著一張局條，興匆匆送上樓來，鶯鸚接了一瞧，笑道：「嘎，張二大人又在西敦仁裡請客了。」沉魚見於局條到來，便招呼紅鸚、鶯雁別鶯鸚歡散而歸。跑出東薈芳，但見車馬紛馳，重重疊疊，就隨隨和和，喊出四部人力車代步回校。

這時候昌中校門尚開得直蕩蕩咧。沉魚、鶯娘與雪雁、紅鸚一輩子都玉手相攜，分作兩排兒，緊緊入欄柵門，彎兜曲折，經過閱報室，則數盞電兒光皎皎勝如明月，內坐一人，斌媚若處女，丰神儷儷，不減魏徵，手拿時報在電燈下細視，且看且笑，沉魚探首問道：「呀，那個在此看報啊？」那人兒方抬起頭來，答道：「是我鵬大哥。」沉魚道：「啊喲喲，原來徐先生。」後邊鶯娘、紅鸚、雪雁也一齊叫道：「徐先生，徐先生。」徐鵬飛道：

「好妹子，你們再不必叫我先生了，還是兄妹相稱的好。」沉魚道：「咱們認不起你只般的大哥哥呢。」語畢，彼此笑了幾笑。

徐鵬飛道：「好妹子啊，我望久你了，你今兒到那裡去的？」

沉魚道：「吃花酒。」鵬飛撲嗤一聲的笑道：「休哄我，花酒不是你吃的。」沉魚道：「不信便罷。」說著就要走，鵬飛道：

「好妹子，來來來，我給你好東西你看。」沉魚回顧道：「我也不信。」鵬飛道：「孫子來騙你，妹子啊，來呢。」沉魚聽他這兩句話，方才回了轉來，笑道：「那一件好東西，倘然給水晶木我扛，你怕不怕鳴鼓而攻麼？」鵬飛道：「喏喏喏，你瞧這一段新鮮新聞，可算得增長學識的好東西呢。」言際執報紙以示沉魚，沉魚呆了一呆，惹人憐愛的如玉嬌容，頓然變色。鵬飛會意道：「妹子們，且坐了，趁此天時尚早，待我把新聞演說一遍，譬如多上了一小時的夜課，好呢不好？」鶯娘道：

「豈有不好的道理，姊妹們大家坐坐，別掃了徐先生的興啊。」於是鵬飛居中，魚兒、雁兒、鶯兒、鸚兒一條邊坐在洋式小藤椅上，鵬飛開道：「方才說的新聞，便出現在江西省城裡，有個留學畢業的浙江女士，叫做張維英，才也高，貌也美，年紀也彷彿十七八，單只缺少個乘龍快婿，因此特別發起設個前此未有的會兒。妹子們試猜猜看，他設的是怎麼樣會兒呢？」

沉魚道：「猜不著。」鸚飛笑道：「他設的名為自由結婚會。」雪雁道：「哼哼，可見徐先生的造謊了，你既說他並非羅敷，將和那個去結婚呀？」鵬飛笑道：「為了他沒有夫婿，所以要考驗婿才咧。」鶯娘道：「徐先生，別來空尋咱們的開心了。」

紅鸚道：「鶯姊兒，這也何足為奇呢？唐高祖的射雀、喬大年的獻時也是考婿的古典呀。」雪雁道：「到底鸚妹子是典博人。」

沉魚也接著道：「鸚妹此話確確很有根據。」說著，又笑問鵬飛道：「徐先生，你道他考婿，是分門考呢，還是合場考啊？」

鵬飛道：「先考體格，後考學科，簡簡潔潔的但考這兩樁事，合格便算，可不是容易中式的麼？」沉魚道：「咳，可惜太寬了。」雪雁帶笑道：「魚姊兒，可要學步張女士，開個自由結婚的選婿分會麼？」沉魚道：「開也何妨，只是選格須加嚴些兒，方能選得真才呢。」鵬飛狂喜道：「妹子倘有意，我願給你效一臂。助代擬幾條嚴厲選章，可好？」沉魚道：「費心費心。」鵬飛道：「這些義務一發是分內應當的。」說著，正想挖出鉛筆，當場試法，不圖兩旁電燈，卻漸漸暗下來咧，鵬飛道：「噯喲喲，天不由人了，妹子啊，請你緩寬一宵，待來朝擬奉罷。」

沉魚冷冷的笑卻一笑，便和著眾妹子立即站起嬌軀，一師四生，各低了聲道一句明天會，才各歸房安寢。

是夜無話，一到明朝九下鐘鈴聲一響，大家從繡榻上爬了起來，粗粗草草梳洗畢了，慌忙各上唱歌堂上課。考完後，方想散下課堂，忽徐鵬飛步下講席，和沉魚姑娘咬了句耳朵，隨給他小紙兒一方，諸同學們，多半莫明其妙，喜鸞、素蝶爭問他討取觀看，沉魚那裡肯允，便一手捏著紙兒，一手拖著雪雁，直跑到後花園深密無人之處，叫雪雁把紙上話兒講個明白，雪雁拽開小方紙，首尾瞧瞧，不禁抿嘴笑道：「喔唷，倒仿那諮議選舉的樣兒，也是五項積極格咧。」沉魚道：「怎樣五項啊？」雪雁道：「魚姊，別過分要緊呢。」說著，便一項項的講道：

選婿規章計共五則

一體格 須於軀幹強壯中兼有瀟灑風流氣度。二學科 於生理解剖上宜有特別之知識，此外體操、博物、圖畫、手工亦當略知一二。

三早齒 在二十五歲以內；不染嗜好，並無宿疾者。四名位 畢業中學堂以上，得有獎勵者。

五財產 家業饒裕，統計當在十萬元左右，足供揮霍者。再應選者尚精研生理，體格雄偉，本分會當特別優待，另予以相當之試驗，沉魚氏附識。

講過了一回，沉魚道：「如此方稱我心咧。」雪雁道：「魚姊，我預祝你配個如意郎君，百年偕老。」沉魚羞慚道：「我也祝你金夫玉女，鱗雙棲。」雪雁低著香頸道：「那有此福。」說著似聞鶯娘叫喚聲，沉魚道：「雁妹子，阿鶯來咧，咱們同往休憩室談談心罷。」雪雁道：「使得。」他們魚雁兩人，正從滿架薔薇下行近九曲橋頭，恰與鶯娘劈面相逢，鶯娘道：「你們飯也不想吃麼？」沉魚道：「啊喲喲，竟忘懷了。」便三家俱入飯堂，見桌子上已吃得杯盤狼藉，僅剩了一星星的殘汁粗肴，怎堪下得咽呢。沒奈何就叫廚房來添下兩碟小葷菜，方勉強把肚子修了一修。

飯罷了沉魚便和鶯雁兩姊妹商議選婿格如何發表，鶯娘道：

「只消刊登各大報，廣告天下那塊奇磊落的新學家，莫不慕名而來咧。」雪雁道：「這話可不對呢，怕傳到官場耳朵管裡，難保不來干涉。」沉魚道：「這便怎麼處啊？」雪雁道：「我有個不偏不倚的法兒，也不必登什麼報的。」沉魚忙問何法，雪雁道：「何不借校中的鋼筆版，把這五項選格，印刷一千或八百張，分送本埠各團體，豈非又省費，又穩當，又能引動無數佳子弟的歆羨呀。」沉魚連連點頭，暗暗道妙。即時去找尋庶務長，借付鋼印版來，如法實行。果然那選格單傳出昌中，青年志士絡繹於門，幾有應接不暇之勢，無如合格人才，千百中揀不到一個，往往有了這一格，就缺了那一格，求全責備，真個難上加難。便是沉魚姑娘也弄得心灰意懶，欲思降格選取，又恐被人家嘲笑，只索聽天有命罷。

光陰逝水，迅速易過。疏忽間已五月下旬了，畢業大考，匆促告竣。那天正五月二十八日，校長金夫人預備東請縣東學界諸當道，一時道憲代表文刺史、海防廳查司馬、上海縣田大令與神學界代表姚子讓、李平書、大演說家雷繼興、馬湘伯群英薈萃，濟濟跽跽，頌辭訓辭，連續不斷。行過正式畢業禮，方按次給文憑，攝影而散。這一番的畢業，北黨生心滿意足，南黨生垂頭喪氣，一喜一恨，遙遙相對。原來北黨生畢業等第非最優等即優等，南黨次等居多，還虧著雪雁、紅鸚撐撐南黨的場面，幸得兩個中等，否則竟全軍覆沒咧。沉魚、鶯娘向來心高氣傲，那肯屈居人下，遂糾合鸞蝶、鸚雁私下密商，紅鸚道：「魚姊兒，咱們瑣瑣裙釵，總萬不及男子家的有趣，憑你 最優等也得不著一些獎勵，仍然是女白丁呢。」沉魚道：「這可不差，咱們吃丁半年的苦，難道比高等小學中的黃口孺子還輸了他處麼？怎說他們有個秀才出身，偏是咱們沒有啊。」紅鸚道：「據小妹的意見，何妨上封要求書，請樊提學比照男界，給預功名呢。」沉魚道：「很好。」鶯娘道：「怕再蹈爭選權的覆轍，豈不求榮反辱了。」紅鸚道：「莊樊老不准，也無損於咱們。」

說著，逕由紅鸚打好草稿，雪雁姑娘暫贖文公，寫滿了半個白折，插入大官封，郵寄到蘇州，一星期，奉到批示一道，上寫著：

稟折閱悉，該生等肆業昌中，原為求學起見，乃浮慕虛名，意存嘗試，前番電爭選舉，因無聊之極思。今茲希冀出身，更夢想所不到。習氣囂張，孟浪已極，言之良堪詫歎，試思以泰東西女學之盛，而畢業獎勵，博士榮譽，猶不及於閨門以內。

誠以男女雖可平權，名器不容輕假，進士不櫛，有是言固未嘗有是事耳。本司握全省教育行政權，懲勸激揚，責無旁貸，本擬迫奪文憑，聊資儆戒，姑念該生等多係名門淑質，舊族嬌娃，舉動縱未免太狂，而志氣尚不失為上達，寬予批駁，以規後效。

切切此繳。

紅鸚接批詞展閱一過，即扯作粉碎，付之一炬。沉魚道：

「妹子空發恨，為大樊老子何？」雪雁接口道：「事在人為，要功名也容易的。」沉魚道：「阿雁，恐你也沒法可施呢。」雪雁道：「哼哼哼，不是我誇張大口，你們聽了我，便頭品頂戴都做得到咧。」紅鸚道：「雁姊兒，你有何法？」雪雁道：「喏，咱們好在業已畢了，普通科學也有一點門徑了，過於暑假，咱們姊妹淘裡拼湊合三五千銀子，立一所中等女學堂，三年之後，包管熱心興學的保舉，就有希望了，安見那頂兒紅紅翎兒花花，必不加諸我輩發團上呢。」沉魚喜道：「此法大通。」紅鸚、鶯娘也隨聲附和，交口贊成。即日從事組織，預籌開辦，便在昌中左近，賃定一座大屋子，儀器書籍抬凳等要用物件，都先時置備，諸事楚楚，連招生告白也已印就，才各離昌中。作避暑計，半載知交，四方雲散，輪船的輪船，汽車的汽車，碌碌忙忙，把個昌中校走得空空如也了。